

10.13

文史资料辑存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常熟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9490/26

第三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常熟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出版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重印~~

《文史资料辑存》第三辑重印说明

我会编印之《文史资料辑存》第一至六辑，出版于“文化大革命”前。其中第六辑，出版时正值“文革”开始，未及问世，即被销毁。粉碎“四人帮”后，政协恢复活动，首先重印第六辑，读者称善。至于第一至五辑，经过十年内乱，社会上流传甚少，各方需求颇殷。为此，决定先近后远逐辑重印。第六辑已于八〇年五月重印，第五辑已于八二年八月重印，第四辑已于八三年三月重印。今又重印第三辑，全书内容，除对明显的文字、技术性差错予以改正外，一仍其旧，以维原貌，特此说明。

政协江苏省常熟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编辑 凡 例

一、本辑存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并推动撰写史料工作的开展。所选的资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辑存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备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二、本辑存所选的资料，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稿件只要确有史料价值，不拘观点，不限体裁。

三、本辑存所刊印的资料，欢迎阅读者提出补充和订正。

四、本辑存编辑者对来稿可以选录、删节和作文字上的修改。

文史资料辑存第三辑

目 录

✓ 僑生记.....	暗涇老人遗稿 (1)
大刀队在大义桥.....	周启新 (8)
抗战前期的常熟东乡.....	顾骋寰 (13)
抗战时期的伪常熟绥靖队.....	归梦熊 (23)
常熟电灯厂琐记.....	曹师柳 (35)
沦陷时期的常熟电气厂.....	沈芳畦 (40)
抗战胜利后的常熟电气公司.....	俞仲久 (44)
过去常熟的烟酒公卖.....	殷异三 (50)
周九林——名牌史话.....	祁介东 (53)
常熟县公款公产管理处的回忆.....	王补琴 (59)
段山南北夹筑坝追忆.....	周景濂 (62)
清末沙洲帮会的活动情况.....	曹仲道 (67)
常熟人在外地创设的第一家工厂	
上海镇昌米厂与福新面粉厂的关系.....	陈佑之 (75)
常熟近四十年来画派源流.....	唐瘦青 (78)
虞社小史.....	程癯鹤 陆孟芙 (90)
百年来常熟藏书的聚散.....	沈芳畦 (98)
常熟印坛简史.....	裴肯堂 (116)
有关翁同龢二三事.....	陆孟芙 (120)

“九一八”后无锡学生晋京请愿出兵抗日经过……	夏融冰(124)
“九一八”时期上海学生的抗日运动……	张思尧(131)
记湖南光华电灯公司成立经过……	左霖苍(139)
圣约翰大学面面观……	苏公隽(141)
<u>如此孔令侃</u> ……	宋子昂(153)

犍牛记

暗泾老人 遗稿

族伯暗泾老人抗战避难日记，起自丁丑（1937年）十月一日，终于戊寅（1938年）八月十五日，老人歿后得之遗籍中，谨为校订一过，择其有关乱离见闻，他年有补史乘者，得若干条。原题“犍牛记”，盖是年岁次丁丑，丑牛也，取左氏传“牛虽瘠，犍于豚上，其畏不死”之义，于以见老人爱国之热忱，具抗战必胜之信念，不让青年。又自记：“见闻狭隘，殊不足观”，虽谦辞，亦道实也。

老人姓金氏，名鹤冲，号叔远，邑金村人，故晚年自号暗泾老人。幼承家学，长与黄摩西最友善，教授东吴大学、同济大学十余年。归而闭门授徒又三十余年，歿于1960年6月，享年八十又八。平生以儒业为本，善古文辞，宗桐城，尤有得于庄周佛老之学，故能安贫乐道，澹泊自守，不以为苦。抗战军兴，老人以糠粃度日，时或断炊而不改素志，疾风劲草，其行不负所学，乃见重于里人。解放后，人民政府聘入文史馆，月给赡养，老人得以天年终。著有《钱牧斋年谱》《金村小志》《暗泾文钞》正续编，俱刊行，又《文谈》《札记》若干卷（稿存祁君龙威处）待梓。

族侄金易占谨志

丁丑七月初七日，上海中日开战，十八日，常熟被日机轰

炸，民家迁移城外者十之七八，无市集矣。海州陈复为邑令，禁人民迁徙，予亦无移家之财，故安居未动。为避轰炸计，八月初，借水北门内妻弟周家谟之屋居之，地较冷僻，住二十五日仍还大步道巷。斯时，敌机无日不至，余朝游城外，暮而归，吃素止酒以节用。学生移居，负我学金数十元。

十月十一日 至报慈桥查氏午饭，遂入山，暮而归。长媳自拂水归。夜敌机投照明弹，城外高桥及汽车路桥多被炸。夜半二时，葛家弄尼庵遣女仆来告，东兵登岸，乃与景华夫妇出西门。星光中抵刘神浜。天明在尼庵中啜粥，人言：“东兵已至董浜，吾董浜人也，罟里被炸无完屋矣！”晨与刘神庙尼姑由中山路行，敌机上临轰炸，枪声不绝。时大雾，几不辨南北，至宝岩山下，与尼等别。余等过小山，大义桥、小义桥，少休，吃山芋充饥，再由白雀寺、白渡而抵金村。途中见敌机投弹炸城中民房，终日不已。后知谢家桥下七十余弹，民居毁十之六，死者三百人。后数日，又知大义桥为东兵焚去东半截，因其张示抗日标语故也。或云，国军退却时所焚，为断后计，未知孰是。

十三日 由金村移居夏皋韦氏，甫坐定，福山港敌弹西飞，声呼呼，掠顶而过，乃相与西行至尹市，访潘君，不见潘氏一人，盖皆避兵去矣。还至西村，族人永昌留宿。夜半雨，连绵五昼夜，不能行走，江水大涨，日兵舰直至寿山峡下，闻有五六艘云。

十四日 福山兵火，金村人多逃，不去者二、三家而已。

十七日 夜，福山防军退至，骚扰达旦。明日，乃辞永昌行。

十八日 冒雨行，无伞，布鞋，路泥泞，步至昆璧公墓，不料墓舍避兵者人满不容。有族人为雇小舟，舟人姜姓，前年遇火

焚屋，我为之募金数十，至此姜姓来迎，同舟九人，舟无篷，衣服沾漏，至杨西湾，得查氏茅屋三间，与森崖弟等宿焉。

十九日 防军退至杨西，掠去被褥，以笔相语而去。是日又至韦氏，兵至，余匿蟹舍中，饭一盂，晚回金村。

二十日 至卢氏留饭，连日闻炮声，盖在江阴界也。

十一月初二日 登茶楼，市上农民多甚，酒肆茶楼人满。市多淮盐，香烟亦多，由沙洲南通运来，价昂。

初四日 与森崖弟至庙桥访陈朴庵小饮。闻谢家桥、港口镇道死者极多，田庄死近两百人，有民、有兵，土人居半，大义桥尤多。福山以东，死尸狼籍。

初九日 闻东兵已至南京。港口、大义桥、谢家桥房屋多毁，三处死者近千人，两月以后，尚有未收者，河中死而浮者，往往见之。福山镇无市集，于是咸往金村。金村旁近农家，多有城中人居住，福山人来者尤多。每晨街市摩肩塞涂。有酒店八家、茶店六家，咸患人满，有豆腐店十家，终日磨腐，尚不暇给。虞山之前，本有豆腐店十余家，至是皆闭。各市集数十里之居民，咸向金村取求需用之物，于是商人利市十倍。先是为镇长、乡长、保长者以威力要人之财，至此民怨大作，大义桥之椿树头、谢家桥、萧家桥等地为长者多被焚烧，家人逃遁一空。自东兵登陆后，西徐市以西，民屋多毁，稻谷多火化。独我金村、西村、铜塘、许庄、李乌墩损失甚微。沙洲锦丰镇、东莱镇等皆无所失，商店云集。

十七日 何市民杀暴徒一人。其人先一日至金村掠银卅元，宿田家陶氏，奸其女，次日又过之，女父从后抱持之，众以农具围击杀之，得枪一支，埋其尸于金村市东田中。有金某在港口镇卖鸦片，夫妇二人已老，置二棺，兵乱，金某出掠财物，得铜币一棺两筐，被七十余条，土人恨之，杀其夫妇，以

被还失者。闻北门外李家桥、茅家桥、谢家桥居民不及逃，故死无算，盖不料日兵之骤登岸也。十一月下旬，土匪大起，田庄、金村、庙桥咸设冬防局，具枪械。

廿八日 市上张贴告示二张，其一“为布告事：本军开始军事行动，百战百胜，以破竹之势歼灭各地抗日军队，不以一般民众为对象，所有居民，其各速归，以宗祖乡里为重，信任本军，安居乐业，惟有妨害本军之行动或危害本军者，应即依照军律，予以重惩，特此布告，一体周知。大日本军司令官。”其一常熟自治委员会布告云：“士农工商避难四方者，均可于二十七年一月二日一体回家，安居乐业，大日本警备队出为维持，可告无虑，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自注十二月初一即一月二日也）族人自五渠归者来云：吾家叔和公及其子让庵等皆被难。叔和犬食其脑，尤惨，死在十月十七日。谢桥镇陆某，平日不得众心，众焚其宅，陆遁去无踪。椿树头周某为镇长，素横行，至是里人缚而掷诸空，频掷以死。福山周某贪而无信，住宅市房亦被焚去。

十二月初九日 传闻里人有入城者。

初十日 有人告我步道巷住宅兵火焚毁，此国难，非一人之私祸也，处之泰然。又闻邑城内外收死尸三百余具，惨哉！

十九日 家人议送灶神，蒸糕，忘国难也。夜间时闻枪声，金村东南之小市集，常有土匪出没。余居步道巷与沈成伯邻，沈氏书八十橱，日兵以其半移至余庭中烧之，或云烘湿衣，或云驱寒。其空橱多在我家菜园中。余亦失书笈，及先君三史札记，斯文浩劫，可叹也。

廿六日 杨无恙自港口墓舍寄语问我踪迹。下午，来日兵十五人，女子皆逃村外，惧受辱也。

廿七日 与杨无恙书：“自上海归来寄居城中，十余年间

仅能生活。今兹兵火，闾里迁徙，独无川资，迟迟我行。及寇至，中夜出城，一切弃去，欲全生命而已。既知焦先之庐，成为灰烬，衣服书笈等数十年所蓄积，皆为乌有。伏匿村居，于此两月矣。平生小有著述，尽付祝融。冲学无根柢，其文本不足传，无庸悔恨。十年来喜读子瞻、牧斋之文，村舍有亡兄遗书四、五箱，翻得牧翁文集，为之一喜，惟东坡文此生恐不可得耳。兵事未已，来日大难，死者已矣，生者奈何。前日君遣缪姓见访，故人爱我，感慰不已，俟天晴风暖，当造府一见也。”

廿八日 小除夕，晨传有日兵至，村中人心惶惶，及暮，兵至，女子冒雨遁数里外，各家闭户，儿妇侄女避出，寻之，雨夜不可得。

廿九日 晨兵去，三百人也。已而知我家女子在大坝桥惠氏。九时村中人如潮涌归，肩摩踵接。是日西北风，雨至。

戊寅年元旦（自注新历二月一日）早起有白茆人过村云，自东以来，独此金村店铺完善，房屋未毁，洵为难得耳。

十二日 夏皋易氏被盗，失银币九百，农户也。枪声甚多。上午八时，福山日兵三十人来查枪声，乃以土匪告，欲派兵来保护，却之，因需供给故。

十四日 余设私塾，借金村小学，为糊口计。

二十六日 有人自西塘桥至云，见南通报，正在徐州大会战。

二月初一日 昨夜枪声多，天明后，知宋家桥农家被劫，所谓群盗如毛者也。夜中安时少，受惊时多。

初十日 夜间虽无枪声，然时有劫掠事。大坝桥农家，劫去财物，主人被笞，事后告人云，盗中可识者多人，然不欲究矣。

三月初四日 与敏君弟入城，宿叔和兄家。

初五日 清明，到大步道巷视房屋，一片焦土。常熟城焚

十之四，闻无锡毁十之六七，苏州仅闭城三日，毫无焚毁。

初六日 早与陶声甫茶话，在县东街饭店进膳。下午出城，舟行至万丰桥，见浮尸尚有六七具。报纸云，港口附近浮尸二十余具未收。五时至金村。

十三日 雇农民修草屋三间，市稻草七十束，每束六十文，工价三千文，自此不漏矣。闻城中及福山等处日兵尽赴前线，台儿庄战役，日兵大败，不得不然。国人抗战之心，愈益坚定，余以垂暮之年，得欣睹光复，胜放翁家祭之嘱，为幸多矣，喜而不寐。

廿七日 午刻鹿苑侄女来饭，饭后即去。情话缠绵，依依不舍，乱离之世，尤令人难堪也。

四月初八日 转冷，衣夹袄棉背心，农人云麦秀寒也。闻日兵以飞机攻汉口，被我击落二十一架，快事！

廿六日 夜又闻枪声十余声，是必盗匪为之。

廿九日 闻徐州我军失利，日军进逼，未知确否。日前夏皋瞿姓一子被匪虏去，要二千金赎回。夏皋北卢巷卢氏夫妇，夜间被盗，灼伤甚重。余作燕来诗：“莫将蛮触论吴越，兵火连年鲜乐郊，同叹无家归不得，慈乌村里燕来巢。”

五月初一日 家人买菰叶包角黍，作端阳景，忘其为国难严重时也。

廿一日 报载国军决黄河东坝，水泛中牟一带，至陇海路南。今日有两家回城，因乡下莠民骚扰故也。

廿六日 大暑节，昨晚四更忽闻枪声密集，天明犹未止。云是游击队互阕，死者三人，尸卧东街。兄弟阋墙，何以御外侮，里中为罢市，徒扰民耳。

七月初五日 闻九江失守。报载西南诸省，振兴工业，为长期抗战计，果尔，庶几中兴有望。夜闻驴鸣，枕上口占：“驴

鸣昏夜惊，鸡鸣风雨喜，人心非变更，声情自殊异。驴鸣虎亦骇，驴蹄虎乃喜，亦既蹄且啮，乃知技止此。”

二十六日 闻塘桥被火，我村中一姚姓者在游击队中当书记，是日被杀，舆尸而归。

二十七日 见秋海棠花洁白可爱，得句云：“草木皆兵××时，秋高风劲力难支，流离辛苦相思泪，止守墙阴洁白姿。”两日中塘桥、鹿苑被日兵焚杀，死者三十人。

闰七月初六日 阅报，大势有希望。又云：汉口失守，不过时间问题，但汉口失守，不至亡国，政府可迁内地。避乱返城者渐多，余始亦有入城意。乡居不堪其扰。得句云：“流亡渐归里，兵火更连天，京国怀深恨，江乡正苦煎。”得虎伯书，步道巷新宅火后，余屋无人住，招我居之，并约我入城。

二十五日 看报纸，大快，有恢复之望。

八月初十日 余将以十八日回城，村居凡三百余日，今虽入城，仍无栖止之所。

中秋，夜，月色甚皎，村家以梨柿菱芋祭月，余云：“村妇不知家国事，米菱霜柿作中秋。”闻城中沈氏父子出任维持会，事事听命于东人，假东人之威搜劫居民。沈某游学东洋，不可谓非读书明理者，乃丧心病狂至此，更村妇所不齿矣。

金叔远老先生不但是位古文学家，而他生前的志高行洁，亦为乡党所推崇的。这篇遗稿，是他在抗日战争初期断断续续所写的日记，当时敌寇的残暴屠杀，记载得非常详细；在流离颠沛中的忧国情绪，也跃然纸上。金易占同志把原稿保存下来，寄给本会。我们认为在地方文史资料中确是极重要的一种稿件，所以即在本期刊登，以供大家阅读。

编辑组附志

大刀队在大义桥

周启新

大刀队为农民以宗教形式的秘密组织，属“先天道”系统，崇拜教祖牟尼（是波斯摩尼教的摩尼，不是佛教释迦牟尼），及弥勒教祖弥勒佛，含有原始共产平均主义性质。宋之杨么、方腊，元末的韩林儿、徐寿辉等均借此项宗教信仰号召起义。朱元璋在南京，初受韩林儿吴王封号，得天下后，国号为“明”，亦与摩尼教有关。因摩尼教宗旨：世间善恶二元，取光明黑暗为标帜，互相斗争递遭，以该教亦称明教故也。庚子年反帝的义和团组织，一九二七年前盛行河南的红枪会，均属同样性质，以“刀枪不入”号召群众。一九四四年敌伪时代，发现在澄、锡、虞三县交界地，扩展到我邑南乡张墓桥、练塘、王庄、大河、泄水、冶塘、翁庄、羊尖，南至莫城，北至大义、港口，在农民群众中掀起了大规模的“先天道”组织。“先天道”本身，上层是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的组织，发源于华北，后来扩展到了澄、锡、虞一带。他们的政治口号是：“先打八路军，后打新四军。”是采取迷信的方法，组织起来的反动团体，所以开始时农民不大愿意参加，发展不快。内部组织：有老道、点道师、领长、标长等。最高的头子姓诸，人称“小诸先生”，居无锡安镇西高山诸巷，因此附近的周通桥、严家桥都办过香会，吸收入社弟子。入社手续，必须有先入社的社员介绍，入社时写志愿书，书于黄符上，载明姓名、年龄、生辰

八字。填就后，就焚化，作为名字已经入了天堂，然后集体到某处举行入会仪式。举行仪式之前，排列成队，先要斩三刀，用刀在入会者腹部砍斩三刀（系平削的），皮不破者方可入道，以测验其虔诚和考察其勇气。斩过刀后，回到原地，十人一行，分成十几行，祈祷祖师，先朝南磕四个头，再朝北亦磕四个头，由老道传授咒语，咒语严守秘密，宣称泄漏天机，要犯天条，要被雷殛。每人须缴纳伪储备券五元，作为入社费。各人还备用黑色或绿色兜头布。手持的武器，有关刀、朴刀、单刀、勾镰枪、长矛、竹叶枪、螺旋枪等等。咒语中有所谓“分子诀”：“天子灵光，地子灵光，一借天地日月光，避电光，手指钢枪，火炮不放光，说无避无，猛烈避坚，人吹一口气，至灵至圣，敬请南斗六星，北斗七星，我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还有所谓“五雷诀”：“唵罗摩诃密”五字真言。磕头的时候，十指围成一圈，叫“日月圈”，先放在头部，再放在膝部，后放在胸部，上下中三处，表示天地人。入社后，男子用黑布扎头，称大刀队，女子用绿布裹头，称花篮会。各个地区成立佛堂，以村为单位，集体住宿，制止男女同房，供奉祖师、纯阳和关帝，一天三次坐功、朝神、圈膝坐，还要参拜天地，朝晨要一拜，叫“接太阳”，中午要一参，叫“拜太阳”，晚上要一送，叫“送太阳”，口中还要念：“一拜天地老爷，圣帝老爷，金鼎山祖师老爷，高老爷，赤老爷，大发慈悲，救苦救难，我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有时还要朝将，象巫婆一样，也有步罡踏斗。开始时，大多是十岁以上，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农民，后来发展到小知识青年。由于乡区群盗如毛，群众生活痛苦，已达极点，迫切要求反抗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匪军，但是对“先天道”搞不清楚。听说“先天道”能打鬼子，能杀坏人，又能反苛捐杂税，可以保太平，很感兴

趣。因此，入社者日益增多，声势汹涌，有些投机分子，他们为了保家产、保性命、保地位，以伪保长陈三保为首，如富农金桐庚，泄水桥乡长陈渭扬，大义桥乡长顾景林，医生林景高及保长金民等，亦相继加入，以防不测。其时新四军组织方面，经过领导上具体研究“先天道”的情况以后，肯定“先天道”上层是反动的，但广大群众却是基本群众，他们虽是受了一部分人的利用，用迷信方式来诱惑，可是这些“暴动”，实质上是反征粮、反抽丁的自发性群众性的农民运动。决定：“打入争取，主动领导”。利用其乡土保卫观念，将一盘散沙的农民自发暴动，引导到正确方向，团结其中下层，分化瓦解其上层。提出政治口号：保村庄，保太平，打鬼子，反土匪等，形成波澜壮阔的反对匪军的农民运动，声势愈大。时大义桥区长王奎，伪保安队仲炳炎部下金蕴辉，伪警署长郝铭，在乡横征暴敛，胡作非为，以及匪忠义救国军包汉生、包福岩的系统，如大和、王庄张惠生，大义、小义王炽昌，港口、田庄杨春华，练塘卢振球，到处骚扰敲诈、抢劫、绑架，更引起农民们的不满，纷纷加入，以图反抗自卫，遍地烧香磕头，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集体加入了“先天道”。当时椿树乡的乡长沈逢源，因作恶多端，夫妇二人被大刀队杀死在响水坝。从此凡是“先天道”暴动的地区，几乎全部控制起来，土匪和敌伪警察，全部绝迹。他们的纪律，也很谨严，到处有站岗，遇有风警，鸣锣为号，指挥进退，以红绿旗为标志，领长执红旗，标长执绿旗，旗三挥向前攻，四挥向后退，平时一手拿农具，一手拿枪刀，也照常生产。群众大批加入先天道以后，曾经把人民切齿痛恨的国民党在常熟、无锡交界的“忠义救国军”黄品珊部打垮，又打过江阴谢庄的郁鸿如，还提出口号要捉匪军包汉生。最突出的一次是练塘的“先天道”，

曾经打到南门元和塘桥地处，城内亦受威胁，敌伪非常震惊。由于那时大义“暴动”，被仲炳炎击败，因此，这支攻到城区的大刀队，也就退回去了。

我因为那时在大义桥授课，对大义方面的情况，比较详细，事后又多方探听，兹记述如下：

那年阴历三月二十二日夜间，由大刀队点道师（小首领）马同兴（王庄附近农民）率领男女千人左右起事。出发时，先命会众叩拜四方，口念符咒，嗣即蜂拥前进，宛如发疯。路经塘下桥马路上，遇一汽车，将车上男女老幼悉予逮捕，后亦不知其下落，不详其姓名，车旁钞票甚多，散在地上，也无人拾取。大刀队随以敲锣为号从湖桥直向大义，袭击北沿河巷门未破，被伪警开枪击毙四人，始行退去。次日中午，声称由老道率领（老道系冶塘附近徐王庙和尚道明，和其徒松生和尚），当时实际率领者为张福根（即野福根），男女分别头缠黑布绿布，手执红缨大刀，老少男女约三千余人，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声势浩大，仍由湖桥方面直扑大义镇（时大义方面已早有风声，故居民都准备香烛迎接，亦有煮茶饭以资供应的），拟攻占该镇，夺取伪保安队等武器，扩充实力。在东市梢祝家庄地处，会众俱皆念咒捏诀，以为可以定住敌人，一涌冲入，经伪保安队开放排枪，咒语捏诀无效，当场击毙八、九十人，伤者无数，横尸田野，哭声震天，中枪临死时犹大呼：“小诸先生救救”，可见其迷信之深，历一小时许，始作鸟兽散。首领松生和尚，年约二十岁左右，进攻勇敢异常，避枪技能亦较熟练，后被机枪扫射，方始倒毙，首级亦被割下，与其他三人的首级，一并悬在大义桥顶石莲花柱上示众。城中得讯，立派七个伪保安中队，驰往围剿，并曾一度闭城，以防万一。死尸皆暴露在祝家庄附近，厥状奇惨。事后伪政府布告安民，死尸准